

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 千人一面 千面一人

□冯晓文



罗伯特·穆齐尔

12岁上军校,18岁脱下军装,出于兴趣开始学习机械制造,23岁时又开始学习哲学和实验心理学,25岁开始计划写作小说《没有个性的人》,51岁时该小说的第一卷出版,德国人罗伯特·穆齐尔虽收获了成功,却仍然没能摆脱经济上的困境。两年后《没有个性的人》第二卷艰难出版之际,适逢纳粹上台,穆齐尔携犹太裔的妻子逃离德国,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每况愈下的身体、始终困窘的生活以及日益疏远的人际关系最后夺走了作家手中的笔,1942年,穆齐尔带着未完成的《没有个性的人》第三卷,病逝于日内瓦。

经历了10年的被遗忘之后,《没有个性的人》全三卷于1952年终于再度出版,这部规模庞大而又艰深晦涩的小说,着实给读者以不小的挑战:全篇充满大量哲思性的对白以及人物内心的思考和独白。主题上,它既不是描写家族或时代兴衰的历史小说,也并不像教育小说那样,旨在通过描写主人公的经历和心理成长,从而教化读者。相反,小说的主角乌尔里希在故事的一开头就被设定为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他尝试当军官未果,尝试当工程师也无疾而终,之后又踏入科学领域,想当一个数学家。在小说里,这个没有个性的人连姓氏都因为“顾及他的父亲”而被隐去。而其他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出身贵族、举止优雅的绅士名流,还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歌女和罪犯,细看也不过是行走在20世纪初绚丽繁华的大都市街头的灰色剪影。他们几乎被都市淹没,惟有精致内衣上绣着的姓名首字母,还在勉强提醒人们自己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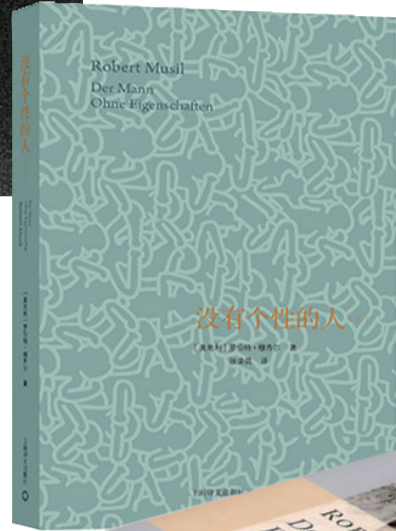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这部长篇巨作在上世纪50年代再版后仍受到各类报纸杂志的好评。《南德意志报》将它推举为关于当下时代、世界和人类的最伟大的文学创作之一,《法兰克福汇报》也称它为“记叙本世纪的百科全书”。而这些恰好与穆齐尔最初的预期相反:他清楚地知道,相比其他叙述故事

到幕后。机器推动着工业主义、市场推动着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民主制度齐头并进,原先依靠宗教和礼俗维系的稳固的乡村生活开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法律和理性支撑的都市社会。但是历史并没有在这里画下完美的句号,人们原先坚定地信仰并苦苦追求的“理想国”并没有出现。相反,在这段包含了政治、经济、哲学、艺术、社会等多个层面的现代化过程——也是物质化的过程中,人们进入了一个“内部矛盾重重的悖论系统”。其中最令人困惑也最令人反思的,正是几百年来被奉若神明的理性。通过理性所发展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和民主政治却铸就了巨大的铁笼,它秉承着运用理性将一切合理化、高效化的理念,通过流水线的生产体制、细化的官僚制度和一系列的奖惩、规训、管理手段,将个体牢牢锁在其中。人们曾经以理性为铁,铸成刀枪,推翻了专制王朝,然而随后到来的,却是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自18世纪以来人们对历史的乐观态度——相信社会在人类理性的规划和推动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以一步步完善——逐步受到质疑。“进步”(德语 Fortschritt 中, Fort 表示向前, Schritt 指步伐)中所暗含的线性的时间观和积极的发展观也开始被重新审视。

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穆齐尔的思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人类在过去百年中是否进步的争论上,而是受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胡塞尔的同时性时间观的影响,试图打破线性的、因果式的时间观和历史观。这在小说主人公乌尔里希关于历史的思考中清晰可见——“我们的历史,如果我们近在近处观察它,它看上去就不可靠而且混乱,像一块只是半踩实的烂泥地,而最后竟有一条路奇特地从上面通过,这正是那条‘历史之路’,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来自何处。”追根溯源可至古希腊的线性时间观,将时间视为测量自然与社会的准绳,力求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找到起因和后果上的联系,从中比较并决断出历史是进步还是倒退了。而在穆齐尔看来,这种执念不仅抹杀了历史在某一层面上所具有的多样性,也抹杀了历史多个层面之间关联的多可能性。在小说中,穆齐尔借没有

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并不尽心竭力地向读者叙述故事,而是以近乎一意孤行的姿态为现代社会把脉,试图思考现代的种种病症。小说自创作伊始就已经曲高和寡,怎么敢期待取得成功?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穆齐尔之所以选择非线性的叙述方式,通过小说中乌尔里希在内的不同人物的大量哲学性的思考和对白,来瓦解传统的线性叙述,或许本身就与现代社会特性相吻合。回顾欧洲现代化进程本身,历经了15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18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理性一步步为社会祛魅除魔,原来至高无上的宗教渐渐退



《没有个性的人》中德文版



瞭望台

亚当·密茨凯维奇和《先人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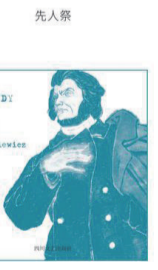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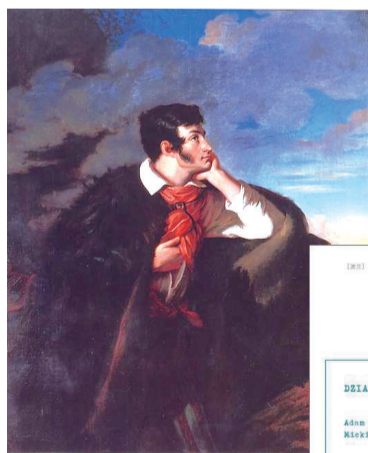
□张振辉

亚当·密茨凯维奇(A. Mickiewicz)是波兰最伟大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波兰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密茨凯维奇的诗剧《先人祭》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波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经典之一。

密茨凯维奇出身于当时属于波兰的立陶宛诺沃格罗德克城外查奥希村一个小贵族家庭。他所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正值波兰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占领和瓜分,而波兰国内数世纪来由天主教会和大贵族统治,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密茨凯维奇从小受到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的教育,立志要为民族和人民的自由奋斗一生。鲁迅评价密茨凯维奇说:“A. Mickiewicz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先人祭》就充分地反映了密茨凯维奇这种复仇和谋求解放的精神。

诗剧分为四部,第一部于1820年开始创作,但没有完成,从手稿留下的片段可见诗人对真挚和美好爱情的追求,但是在他生活的时代,这种追求却不能实现。《先人祭》的第二部和第四部创作于1823年,前者主要写立陶宛民间祭祀亡灵的活动,这种祭祀早在多神教时代就已经开始,为了寄托对先辈的哀思和怀念。当时,立陶宛和波兰一样由天主教会统治,极力排斥民间的多神教信仰,祭祀只能在偏僻无人的地方举行。密茨凯维奇按照立陶宛民间习俗把仪式安排在小教堂里。

《先人祭》第四部的写作起因于密茨凯维奇年轻时有过的一段不幸恋爱,他当时追求一个大贵族家庭出身的小姐,但因自己出身卑微,爱情遭到了女方家庭的拒绝。它和《先人祭》第一部中描写的爱情是有联系的,第一部的主人公古斯塔夫表现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又不可得的茫然,在第四部中,古斯塔夫因失恋而变得愤世嫉俗。古斯塔夫曾多年隐姓埋名流浪在外。后来他去到和心上人诀别的花园,但那里一片荒凉,他才知道她早已把他忘了。发现心上人嫁给了一个大贵族公子,正举行婚礼时,古斯塔夫本想掏出短剑冲进去,却又认为这比“地狱的魔鬼更凶残”,他要“让记忆使她昼夜不安”。古斯塔夫在流浪中仍想着“直到上帝把她召唤到自己身旁,那时我将紧紧追随心爱的天使,这飘渺的影子也偷偷溜进天堂”。可这只是他的幻想。第四部可看作是密茨凯维奇对爱情生活的回



忆,和对造成他爱情悲剧的等级制度的控诉。就在密茨凯维奇得知心上人嫁给了别人时,又得到了母亲在家乡诺沃格罗德克逝世的噩耗。心上人的背离,失去亲人的痛苦使第四部充满了人世的悲凉。

19世纪20年代初,欧洲和俄国革命走向高潮,沙俄专制主义者不仅镇压国内秘密组织的革命活动,也对立陶宛的秘密组织进行搜捕,密茨凯维奇被逮捕,于1824年10月22日被流放俄国。同年11月8日,他和几个被流放的朋友前往彼得堡,后来又去莫斯科等地,结交了许多同情波兰的俄罗斯友人。1828年初,经沙皇批准,他离开俄国前往德国。1832年4月,密茨凯维奇在德国德累斯顿创作了《先人祭》的第三部。第三部主要是以密茨凯维奇当年在维尔诺“爱社”的战友被沙俄逮捕后曾遭受严刑审讯以及他们的反抗斗争为背景。在“前言”中,作者明确指出:“波兰的苦难史包括许多代人和不可胜数的牺牲者;鲜血淋漓的场面出现在我们整个国土上,也出现在国外。我们发表的这部诗剧只限于这巨幅画卷中几个细小的轮廓,是亚历山大皇帝所进行的迫害时期的几个事件。”

第三部通过上一系列现实问题的提出,充分反映了密茨凯维奇这段时期革命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是他一生创作中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对黑暗现实的批判以及所表现出的革命战斗精神和理想,在波兰文史上都未曾有过。剧作充分揭露了

沙俄刽子手的凶恶残忍而又极端虚伪的面貌,以及投靠沙俄占领者的贵族和伪古典主义诗人对敌人献媚讨好的丑恶嘴脸。在“华沙沙龙”一场中,诗人真实再现了当时波兰上流社会的缩影。贵族为维护地位和财富,不惜和沙俄占领者勾结,向民族敌人屈膝投降;一些在政治上依附贵族的伪古典派文人,也把沙皇统治下的波兰加以美化,说在这里“斯拉夫人有的是田园诗兴”。看到对祖国独立和民族命运毫不关心甚至投靠敌人的人居于统治地位,作者为波兰的前途深感忧虑:“想想看,我们怎么不垮,朋友们,站在我们民族前头的尽是这号人。”

《先人祭》第四部中的古斯塔夫在第三部变成了被关在沙皇监狱的政治犯康拉德,成了热忱的爱国者和坚定的革命者。他和狱中同志一样,热爱祖国,甘愿牺牲,他在“即兴”独白中说:“感受着整个民族的苦难”,“才如此痛苦”,“忍受酷刑”。他热切希望民族能够复兴,“受到全世界的赞美”。康拉德还要和人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斗争,要从上帝那里分享权力,以拯救沦亡的祖国;看到上帝对人类的苦难和平毫不关心,他又用最痛恨的“沙皇”来称呼上帝。主人公的整个“即兴”独白是一篇充满战斗激情的英雄诗篇,充分表现了诗人爱国爱人民的热挚情感。作品中,诗人还指出:“我们的民族像座火山,表面上又冷、又硬、又干枯、又卑贱,但是它蕴藏的火焰能燃烧几百年,让我们抛弃这个外壳,进到火山里面。”

此外,诗剧《先人祭》也充分表现了波兰浪漫主义诗剧的艺术特色。首先,它的结构突破了古典主义“三一律”。如第二部和第四部叙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由序诗、各场出现或提到的“先人祭”和古斯塔夫这个人物联结在一起。而第三部和这两部,无论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没有任何联系,也只是靠该剧最后一场“先人祭之夜”和第二部呼应。因此,每一部都可作为单独的剧本,表现出密茨凯维奇诗剧的结构是自由组合的形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此外,《先人祭》中展现的民间祭祀习俗有鬼魂出现,创造了既现实又神秘的氛围。第三部和第四部中有许多长篇独白和“即兴”独白,像一首首长诗。所以这部剧既有戏剧的成分,又有长诗的成分,仍然是一部诗剧,一部分充分表现了作者热爱祖国人民和革命战斗的思想精神的波兰浪漫主义艺术的杰作。

书讯

《伦敦场地》《莱昂内尔·阿斯博——英格兰现状》 简体中文版出版

日前,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作品《伦敦场地》《莱昂内尔·阿斯博——英格兰现状》的简体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马丁·艾米斯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1949年生于牛津文学世家,小说家金克利·艾米斯之子。马丁·艾米斯素有英国“文坛教父”之称。1974年,艾米斯凭处女作《雷切尔文件》摘得毛姆文学奖,此后凭借一系列风格多变的作品步入文坛巅峰:《金钱——绝命书》入选《时代》杂志“一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列;《时间箭——罪行的本质》和《黄狗》先后入围布克奖提名。马丁·艾米斯在创作上深受卡夫卡、纳博科夫、乔伊斯等大师的影响,在写实的手法上融入了意识流、黑色幽默及浓郁的魔幻主义风格;先锋实验的文学品格、标新立异的创作形式、变幻莫测的情节铺陈以及惊世骇俗的语言构成其创作的主要特点。201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已推出艾米斯的《时间箭——罪行的本质》《夜车》《金钱——绝命

书》三部作品。

《伦敦场地》是关于现实、谋杀、爱与性的超现实主义寓言,也是马丁·艾米斯的代表作。该书将故事时间设定在1999年,但讽刺的矛头仍然是1980年代的英国。主要情节是叙述一个34岁的妓女(妮科拉·西克斯)行将被杀死的过程,“一个男女之间老掉牙的故事”。但谁将杀死她?这个问题直到最后都没有确切的答案。“伦敦场地”既是伦敦市区内的一处场所,也是后现代西方世界的荒凉象征。小说巧妙地表现了充满死亡焦虑的“末世情结”。

在《莱昂内尔·阿斯博——英格兰现状》中,马丁·艾米斯将人性刻画得滴水不漏,更将整个人性抛掷在一个风云莫测的大环境中悉心观察并打磨,语言革新尖锐,内容荒诞怪趣,在缔造一个传奇的同时,艾米斯也在向世人展示着他的预言,本书更是当代英国人真实生活的写照。

(世文)



德国画家埃里希·保尔森画作品